

张伯驹倾家荡产收购《游春图》

故宫博物院拟收回书画精品

民国三十五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真迹与贋迹、精品与常品一时难以确认。张伯驹手拿一本旧日《故宫藏画目录》,看了一遍又一遍。另外,他广事搜寻流落在市场的书画,所知1198件。他据目录考定,除贋迹及不甚重要者外,精品只有400余件。

一天,他致函故宫博物院,建议可采取两项办法:

其一,所有溥仪赏给溥杰的字画文物,不论真贋,统由故宫博物院购回;其二,选精品经过审查鉴定议价收回。

按当时价格,不需要过巨额经费即可大部分收回。但张伯驹的建议,南京政府漠不关心,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又委婉退让。于是,真迹、佳品大多流落于商人手中。

一些古董商人见利忘义,企图转手渔利,大发横财。狡猾的马霁川从收购的几十件文物中,一边选出既真又精的珍品偷偷运往上海,以伺机转手获取重利;一边选出20余件,售予故宫博物院。

院长马衡发出柬约,邀请张伯驹、张大千、邓述存、于省吾、徐悲鸿、启功等专家前往审定。专家们收束后,十分兴奋,不料,审定后,大失所望。在20余件书画中,除明人文征明书《卢鸿草堂十志堂》册、宋人《斫琴图》卷、宋高宗书、马和画《诗经·闵予小子之什》卷和清王原祁《富春山图》卷系真迹外,其余均是贋品。

专家鉴定以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会议。张伯驹等人与会并发表意见,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也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最后会议决议收购宋高宗书、马和之画《闵予小子之什》卷、宋人《斫琴图》卷等共5件真迹,其余退回马霁川。

古董商马霁川的猫腻儿

张伯驹虽一介书生,但对于收购文物一类事甚为精明。理事会闭会,张伯驹一脚门里

“

清代末年,中华民族的瑰宝屡遭劫掠,不时丢失。民国十三年十月初九,溥仪仓皇离开紫禁城,带走了不计其数的历代珍贵文物,宫中的权臣奴仆趁机窃走了大量的古玩字画。张勋复辟失败,溥仪蛰居天津张园,主要靠变卖字画文物,挥霍享受。伪满覆灭,被溥仪潜移出宫的历代书画珍品一千二百余件皆散失于长春、通化一带。北平的古董商人闻讯,纷纷赶赴东北抢收,琉璃厂玉池山房马霁川、论古斋靳伯生捷足先登,争相用低廉之价收回大批书画珍品。张伯驹收藏的举世皆知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惜倾家荡产,从古董商人马霁川手中购下的。

一脚门外,他想转身回去,但又收回了身子。有人问:“张先生犹犹豫豫,是何原因?”张伯驹并未作答,心里正嘀咕:“此事蹊跷,太蹊跷了,莫非马霁川是在……”

果不出所料,马霁川是在捣鬼。他想来个鱼目混珠。马霁川之所以给故宫博物院送去书画二十多件,意在以伪迹及平常之品售予故宫博物院,既可稳住北平城里关注此事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们,又可以收回本金而有余。转移了注意力后,他便乘机将其余真精之品全部运往上海,出手售予洋人。

散会后,张伯驹回到“平复堂”,这时天色已晚。他一进门就问夫人:“有人来过没有?”

夫人回答:“没有。”

“不对呀,应该来了。”张伯驹自语。

过了大约一两个时辰,一位客人来访,张伯驹老远就把手伸了过去,爽朗地说:“你让我等得好苦啊!”

张伯驹早有安排,几日前,他委托这位朋友到几位古董商人那里去摸摸情况,回来报他。

这位朋友一边述说,一边打着手势,片刻,只见张伯驹神情大变,面露怒容。原来,来客将马霁川的实情全部告诉了张伯驹。只听张伯驹吼着说:“备车,快备车。”

“想把国宝卖给洋人,没那么容易!”

夜半,张伯驹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进门便单刀直入,“展子虔的《游春图》尚

在你的手里?”

老奸巨猾的马霁川见张伯驹亲自登门,突然来访,已料到大事不妙,又见张伯驹气势不对,便点头哈腰地说:“张爷明察,张爷明察。”

“你想把《游春图》发落到什么地方?索银多少?”张伯驹步步紧逼。

张伯驹的到来,打了个马霁川措手不及。

“马老板,不想卖是不是?”张伯驹逼问一句。

马霁川没有马上回答。张伯驹火了:“你想卖给洋人是不是?我告诉你,马老板,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你不要泯灭中国人的良心!你知道,中国画被世人誉为‘国粹’,而《游春图》则是中国存世最早的水墨画,也是中华民族存世最古的绘画珍品,这么重要的国宝,你想卖给洋人,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容易!”

马霁川毕竟是个见过世面的古董商人,张伯驹这位大人物的脾气他是知道的。他亲临住地,非收不可,不卖与他怕是不成啊!但转念又想,这位昔日的阔公子,为了收藏国宝从未吝惜过金钱。国人洋人,管他什么人,只要给大价钱就卖。于是,他连连说:“卖,卖,岂有不卖之理?我若卖给别人是一个整数,而张爷只要拿出800两黄金,这无价之宝就是您的啦!”

张伯驹听着马霁川笑里藏刀的话,气得浑身发抖。他知道马霁川只用数千两金子垂手得来的《游春图》,张口竟要800两黄金,显然是在讹

诈。自己过去虽称得上家财万贯,如今已是负债累累,手中哪有这个数额的黄金啊!但他岂能坐视奸商将国宝盗卖到国外!想到这里,张伯驹冷冷地直视马霁川,然后将拳头重重地捶在桌子上说:“马老板,此卷我是收定了!你可听好《游春图》万一有个闪失,我张伯驹不会饶了你。”

之后,张伯驹把情况报告给马衡院长,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

故宫博物院无力收购 张伯驹四处奔走

时隔不几日,于君函告: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望君妥协。

张伯驹心里忐忑不安。他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他驱车北平和平门外的文化街琉璃厂,这里林立着许多收购、出售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的店铺。这条从前为皇家烧制琉璃瓦而得名的街道,经历了五百多个春秋的沧桑。

张伯驹一下车,就被老板和伙计们团团围住了。张伯驹与这里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早年收藏字画,经常出没在这个地方。后来,这里只要有珍稀文物,老板都会亲自登门送去,而且也常有人为张伯驹提供信息。这里每个店铺都有什么,张伯驹的心里一清二楚。

张伯驹的突然出现,厂商们已猜到了几分,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是谁的手里存有镇山之宝,才有劳张爷

亲自出马。

老板们纷纷招呼张爷:“屋里请,屋里坐。”

张伯驹先进了荣宝斋,坐下便说:“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他接着又进了一得阁、德古斋、庆云堂……张伯驹亲临琉璃厂的消息,在这条一百多米长的街上,像一阵风似的传开了……

马衡院长、其他关注此图的人们和张伯驹等反复研究、磋商,最后请托墨宝斋的马宝山、崇古斋的李卓卿出面,与马霁川洽商此事。

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他再转手洋人亦很困难,又经马宝山、李卓卿的多次通融,他同意降价让于张伯驹。

张伯驹得知后,又喜又忧。喜者,《游春图》不能转手洋人;忧者,《游春图》要价仍然太高。他苦思冥想,坐卧不安,几个时辰过去了,客厅里烟雾缭绕。

卖房兑换220两黄金

“实出无奈,也只能如此啦!”张伯驹自言自语,似乎找到了什么办法。他眷恋地环顾着这套陪伴他多年的房子。原来他打定了卖房买画的主意。

张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这所居宅割爱出让。这套居宅本是清官太监李莲英的旧墅,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华住宅。

北平辅仁大学愿出2.1万美金购买,张伯驹需款正急,便忍痛割爱。

人难免有一种怀旧情绪,自己使用过、抚摸过的东西,无形之中融进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情感,好像有一点自己的魂灵附在上面似的。张伯驹此时就是这种心境。他回忆起与亲人们在这里度过的朝朝暮暮,回忆起与友人在此填词、作诗、作画的情景。

豪华阔绰的一处居宅,作诗填词游览的胜地,现时只好转手他人。张伯驹除了有一点怀旧之外,丝毫不惋惜,也不后悔,因为是为了收藏一件举世无双的珍宝,为了能让这件艺术珍品在中华大地上永存,发出璀璨之光。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张伯驹做出了世人瞩目的惊人之举。他把辅仁大学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与两位中间人一起欲将全部黄金交付马霁川时,谁能料到马霁川节外生枝,故意刁难。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要再追加20两,不然《游春图》将要另寻新主。

卖掉夫人陪嫁首饰

愤懑、忧愁、焦躁充溢着张伯驹的心胸,他扫兴而归,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当时,张伯驹屡收宋元真迹,手头拮据,实在不好凑足这20两黄金。夫人问清详情,宽慰道:“不用急,会有办法的。”说着,便向自己卧室走去。

她打开自己的箱子,拿出一包一包的包裹,一层一层地打开,缕缕金光闪射。她用手抚摸着心爱的首饰,看了一会儿,又一层一层地包好,递给丈夫说:“差人去把它卖掉。”

“陪嫁的首饰,怎好卖掉?”他呆呆地望着夫人,默默无语。

张伯驹卖掉了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张伯驹终于保住了《游春图》。

任凤霞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

暧昧声讯台“追命”花季少年

甘肃庆阳市西峰区一名14岁的少年,沉溺于声讯台以致欠下1800余元的电话费,因害怕父母的责骂,于2006年11月11日凌晨在自家的土炕上服毒自杀。是什么样的声音在诱惑着这个青春期的少年?又有谁该为孩子的死负责?

14岁少年凌晨服毒自尽

“孩子是今年11月11日将要天明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当时孩子趴在不足5平方米的土炕上,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闪着雪花……”今年14岁的李斌(化名)服毒自杀半个月后,他的母亲面对记者采访时如是说。11月10日晚,她几次在噩梦中惊醒,恍惚中好像听见儿子在不停地呼喊。但当她细听时,一切又归于宁静。“那晚一直感觉心急,这可能就是他的命吧。”这位农妇把儿子的死因归结为朴素的宿命论。

1992年,李斌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李斌出生后患上了腿疾,但一个男孩的出生还是让这个家庭享受到了添丁的兴奋和喜悦。平时只要李斌有需要,父母就会竭尽所能来满足,在同龄孩子中,李斌比较早就使用上了MP3这种新潮数码产品。也许过分的溺爱助长了李斌乖戾的性格,李斌的大叔父说:“这娃娃平时和他妈很少说话,也不让家里人随便进入他的房间。产生这么多话费后,估计他害怕父母责骂,一时想不通,才服毒自杀的。”

李斌把这种乖戾的性格也带到了他所在的显胜乡初级中学。给李斌当过一个学期班主任的包老师说,李斌旷课很严重,后来就开始逃学,学校几次说服教育也没有什么效果,初二下半学期末,其家长就把李斌领走了。

拨打声讯台多次达上万秒

警方调查发现,自今年8月以来,李斌就开始利用家中的固定电话陆续拨打96926、160等声讯服务台。10月份,李斌打得尤为频繁,而且通话时间长,电信部门提供的电话单有16页之多,长达数米。这

份电话单显示,李斌拨打声讯台多次达到上万秒,最长一次达15000多秒。

李斌打的最多的是96926这一号码。也许除了已经死去的李斌,没有人可以说清楚从声讯台他到底得到了怎样的愉悦,以至于会让他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记者试着拨通了96926这一号码后听到了一个甜美的女声,根据“她”的介绍,继续按不同的号码键,可以参与多人聊天,一对一聊天,可以交友、点歌、听笑话、咨询医疗保健等。庆阳市电信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这类声讯台种类很多,有的是外地的,有的是本地的,很难管理,一些声讯台甚至通过一些暧昧语言,如16889031,就以“纯情妹妹的第一次”、12590681849以“性感小野猫”等言语诱惑人拨打,收费也不尽相同。

高额话费引发命案

李斌所在的显胜乡冉李村,几乎家家都装了电话。庆阳电信公司在乡政府街面上设立了一个代办点,40岁左右的张明(化名)受聘负责按月收缴话费。张明说,正常情况下,一般村民家也就几十

元的电话费,村委会按时把电话费交到代办点。但是,这次李天(李斌之父,化名)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话费数额很大,仅10月份就1830.5元。张明说,他管收费好几年了,还是第一次碰上这么大额的话费。

李天家在冉李村算是很贫困的家庭了,一个上高中的女儿,一个患间歇性精神疾病的老婆,常常搞得李天一个人为了糊口疲于奔命。就在前一天,他还在一家手工编织厂打工。正常年份,这个家庭的年收入也不过五六千元,近2000元的电话费几乎占了李天家1/3的年收入。

11月10日,张明决定亲自上门催交。就是这次催交,让张明的生活一下子笼罩在阴影当中。半路上,张明遇到了李斌的大叔父。了解情况后,李斌的大叔父建议张明不要去了。因为,李天去外地打工了,当时家里就剩下李斌和他的妈妈。李斌的大叔父想先给垫交100元,剩下的等李天回来再给,但张明执意要去催交。11月11日凌晨,李斌在自己的房间里服毒身亡。李斌的亲属认为,张明催交时的强硬态度吓着了孩子,孩子才服毒

自杀的。对于这一说法,张明觉得很委屈,他说,当时在场的人很多,他催交时还带着开玩笑的口吻。由于这个原因,死者亲属几次闹到庆阳电信部门,庆阳电信公司在村委会的调解下,以道义和同情的名义,免除了其10月份的话费,并给予了3万元的经济扶助。

声讯台监管成真空地带

部分声讯台的服务人员用其暧昧的声音诱惑一些未成年人,而这些声讯台却打着交友、咨询、医疗保健的幌子混在正规的声讯台中,那么怎样才能去芜存菁,规范声讯服务行业呢?记者采访了甘肃省通信管理局和庆阳市公安局,试图寻找一个答案。

通信管理局是电信行业的政府管理机构,声讯台作为电信增值服务的一种,也由通信管理局审批和监管。甘肃省通信管理局申诉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电信条例的规定,只要具备以下四点就可以得到一个经营声讯台电信增值业务的许可证。一、必须是依法注册的公司;二、要有营业活动的资金和专业人员;三、有长期服务的信誉或者能力;四、符合国家规定

的其他政策。在申请许可证时,管理局一般要求申请人提供一个服务内容的目录,主要就是杜绝申请人通过电信网络传播淫秽、色情等法律禁止传播的内容。

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正式运营中,一些声讯台却随意更改传播内容,而通信管理局没有相关法律支持,不可能像公安部门那样去监听,通信管理局更多的是事前监管,起到的只是一个预防作用。

庆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队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公安机关一直没有介入声讯台的审批,且国家还没有将声讯台纳入治安管理,只是有人举报,才能够按照法律进行查处。

通信管理局是在给声讯台发放经营许可证之前对它所经营的内容进行审批,公安机关是在声讯台出现问题之后才对它进行相应的处理,但在声讯台日常经营期间,又由谁来承担起监管的职责呢?声讯信息服务通过电信网络连接到千家万户,随着人们对它的利用率的不断提高,电话声讯信息的安全性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问题。

邱瑾玉 魏寒冰
据《兰州晨报》